

§ 亞特蘭提斯

初秋的希俄斯，海風吹拂山莊。

葡萄園已染上淡金，落葉在石徑間翻飛。庭院內，石桌旁坐著德謨克利特、修昔底德與高爾吉亞，正談論著戰爭與命運，希波克拉底只是微笑傾聽。

忽然，一道影影綽綽的身影自遠空而來。隨著風聲急切，那人輕若鷹隼，卻穩穩落在山莊前院。正是年輕的柏拉圖自雅典，以飛身術凌空而至。

德謨克利特大笑，起身迎之：

「哈哈！柏拉圖，連你也學會這般神技？果然是哲思與神秘並重的青年！」

柏拉圖含笑頷首，拂去衣袍上的塵土，坐入石桌旁。

談話漸入深處，德謨克利特憶述遊歷異邦的見聞：

「我曾在埃及聽過傳說，西海之外有一座大國，名曰亞特蘭提斯，富庶無比，卻一夜之間沉沒於海。自然之力無情，便是如此。」

高爾吉亞隨即接言，聲音如吟誦：

「若真有亞特蘭提斯，那麼它的壯麗，足以使神話長存。即便虛構，它依然能震懾人心，因為人類渴望超越自身，尋求彼岸的理想。」

修昔底德冷然插口，語氣如鐵：

「若此國曾存在，它必也曾傲慢擴張。其覆滅，應是歷史的警戒。沒有實證，就只是幻影。雅典已因驕矜受創，我不願再聽空想。」



柏拉圖靜靜聆聽，忽然開口，眼中有光：

「或許亞特蘭提斯既是寓言，也是史實。它的消逝，不只是大洋的怒潮，也是人心的墮落。若能親往探尋，我願見證它的真相。」

話音未落，庭院另一側傳來一聲輕快的笑。

小妖抱著一顆閃亮的貝殼跑了過來。

小妖 6 歲卻已亭亭玉立，她眼眸如秋海般澄澈，語調天真卻堅定：

「亞特蘭提斯？要去的話，跟我來啊！我的船，可以飛，也可以潛進海裡，很快就能找到。」

柏拉圖微愣，望著她稚氣滿滿的神情。

德謨克利特放聲大笑，以為只是童言。高爾吉亞卻舉手示意，像是在讚美：「看，連孩子也以幻想點燃我們的心靈。神話正是如此，讓不可能成為可能。」

修昔底德仍是冷峻，卻沒有回駁。

柏拉圖卻凝視著小妖，心中一動。

他想起剛才御風而行時，曾在高空俯瞰無垠海洋，那片黑藍深處仿佛隱藏著秘密。或許，真理正藏在這少女口中的飛碟裡。

林間的暮色漸濃，橙紅色的夕陽把希俄斯山莊的葡萄架與石牆染得溫暖。

小妖揮手，領著眾人穿過一條蜿蜒小徑，來到一片松林深處。

那裡靜靜停放著一艘銀白色的圓盤狀飛碟，表面似水波般流動，並不反射陽光，而是吸納周遭的色彩，宛如一面會呼吸的鏡子。

柏拉圖靜立片刻，他的目光在艙門逐漸打開時閃爍。他心中暗想：

「若這載具能帶人超越疆域，翱翔於海與天之間，那麼哲人的靈魂所欲追尋的‘理型’，或許就在這樣的超脫中得以窺見。」

小妖一蹦一跳走進艙內，拍了拍一張晶瑩似水晶的座椅：

「快來吧，去尋找亞特蘭提斯！那裡的海洋深處，藏著古老的記憶。」

眾人彼此對望，終於魚貫而入。艙內空間比外觀看來更為寬闊，光影柔和，四壁浮動著藍金色的紋理，彷彿大海在呼吸。

隨著嗡鳴聲漸起，飛碟輕輕升離林間，穿越夜幕初起的天際。

松林縮為黑色的斑點，海面閃著月光，整個希俄斯島逐漸在腳下退去。

柏拉圖握著膝上的衣褶，既沉思又激動：

「若亞特蘭提斯真在深海，那將是人類理想與毀滅並存的印證。這趟旅程，不僅是探尋一個國度，更是探尋靈魂的深淵。」

飛碟升空不久，忽然一個俯衝，像隻銀魚劃破夜空，直向愛琴海疾馳。

海風呼嘯而過，波濤如墨，月光在浪尖碎成萬點白火。

小妖雙手在晶台上一拂，艙內浮現出宛如星圖的海圖：閃爍的光點連成環環漩渦，顯示著海底地勢與洋流。

「前方有一道深淵，」小妖眼睛晶亮，「或許就是亞特蘭提斯的門戶。」

隨著一聲低鳴，飛碟破浪而入，竟毫無阻力，海水在外殼流動如薄紗。艙內仍是一片寧靜，連震動都沒有。

德謨克利特凝視外面變幻的水色，讚歎：

「這比我所推演的原子渦旋還要奇妙。」

修昔底德則冷冷記錄在心：

「若有朝一日要述說此行，須有嚴謹的敘事，否則必遭譏為夢境。」

高爾吉亞望見一群發光的魚群，如銀箭般穿梭，微笑道：

「海洋本身，就是最古老的修辭場。」

柏拉圖卻緊盯著逐漸浮現的海底山脈。他心中浮現一種異樣的震撼：

「大陸在這裡沉沒，城市在這裡長眠。若靈魂亦曾有如此沉沒，則哲人追求的不就是讓它再度甦醒？」

飛碟深入數百丈，周圍漸暗，唯有生物散發幽光。

忽然，前方水域亮起一道巨大的光幕，宛如海底的夜空在張開。



小妖指向光幕，興奮得幾乎跳起來：

「看！那是破幕之環！傳說中亞特蘭提斯的結界！」

光幕之後隱約透出整齊的幾何影影綽綽，似是龐大的城垣與塔樓，青黑色的石塊在壓抑的海壓下依舊矗立。

眾人屏息。飛碟緩緩靠近，光幕外的海水翻湧起巨大的渦旋，彷彿在審視他們是否有資格進入。

柏拉圖眼神閃爍，低聲道「若真是亞特蘭提斯，那麼，吾之理想國，竟已在這沉沒的國度中留下遺痕。」

飛碟在光幕前稍作停頓，小妖指尖一轉，晶台上的光點陡然閃爍。隨即，一道低沉的共鳴響徹艙內，彷彿是海洋自身的呼吸。

銀色飛碟輕盈地穿越光幕。那一瞬間，眾人彷彿置身於一片無聲的雷霆之中——四周水流全然靜止，黑暗被一種藍金色的光輝所取代。

他們看見了。

海底展開一座龐大的城廓。

石質的城牆、盤旋的巨塔、環狀的街道皆還在，只是斑駁苔蘚覆滿，珊瑚攀附，魚群在殘缺的門戶間穿梭。

廣場上塌陷的雕像仍隱約可見人形，面容卻早已磨蝕。

德謨克利特眼神炯炯，低聲說：

「這並非幻象。自然與人造的痕跡同在。或許，古人真曾建此都。」
修昔底德凝視廢墟，心中暗想：

「若記錄於史，該如何將神話轉為事實？」
高爾吉亞伸出手，像要觸摸這片景象：

「即便毀滅，仍有一種無聲的雄辯，在石頭與沉默裡回響。」

柏拉圖靜默最久。他望著圓環狀的水道與殿宇，腦海閃現蘇格拉底曾言「正義之城」的影子。他低聲自語：

「亞特蘭提斯，或許是理想國的對立面——權力、奢華、驕矜，終於招致覆亡。然則，若能從廢墟中讀懂其錯誤，吾之哲學便可警示未來。」

就在此時，飛碟徐徐降落於一片廣闊的石坪，石板早已裂痕縱橫。

小妖跳下座艙，赤足踩在冰冷的石面上，笑吟吟地轉身說：
「歡迎來到亞特蘭提斯。」

四人隨之而下。靜謐中，似乎有遠古的低語隨水流迴盪，帶著失落的榮光與不可言喻的悲愴。

眾人腳步在石板上迴響，像是喚醒了沉睡千年的記憶。

海水在光幕庇護下靜止，宛如透明的穹頂，將整座廢墟封存於無聲的永恆。

他們先來到一處廣場。中央殘存的祭壇仍有紋路可辨，雕刻著同心圓的符號，四周排列石柱，卻已斷裂傾斜。

小妖伏在祭壇邊，指著那些符號：

「看，這像不像一個巨大的渦旋？也許他們以此象徵天地的力量。」

德謨克利特蹲下，仔細摩挲石面，沉聲道：

「這些線條非自然生成，工藝精妙。亞特蘭提斯人必然擁有高度的幾何知識。」

柏拉圖凝望著那些圓環，心中升起一股異樣的感觸：

「這正是我所追尋的秩序，圓環的和諧。但他們卻在和諧之中走向毀滅……」

穿過廣場，他們進入一片殘破的宮殿。穹頂早已崩塌，珊瑚與貝殼鑲嵌在牆壁上，反而如同天然的馬賽克。

修昔底德邊走邊低聲記錄：

「此城之亡，不僅因自然之怒，亦因人心之矛盾。若要後世明白，必須詳加描述。」

在宮殿深處，他們發現了一座石室，門口刻著陌生的文字。

高爾吉亞走上前，指尖劃過那些字形，語氣莊嚴：

「雖然我不識此語，但它本身便是一種演說，將亡國的意志刻於石中，等待聽眾。」

石室中，牆壁排列著石架，彷彿圖書館的遺跡。

卷軸早已朽爛，唯有少數金屬板與水晶片仍閃著暗光。

柏拉圖拾起其中一片，光線折射出幾何圖案與星象軌跡。他胸口一震：

「這……或許是他們的智慧存留，連接天地的秘法。亞特蘭提斯不僅是國度，也是知識的寶庫。」

忽然，石室深處傳來低沉的震動，像是巨獸甦醒。石架顫抖，塵埃紛落。

小妖驚呼：「有守護者！」

隨著牆壁裂開，一道龐大的黑影浮現，猶如由海水凝聚而成的巨人，雙眼閃爍藍金火光，聲音在空間迴盪：

「凡人，為何擅入沉眠之城？」

眾人屏息，氣氛凝固在這一刻。

小妖站在飛碟前方，赤足踏在石板上，卻毫不畏懼，笑著說：

「我們不是來掠奪，也不是破壞。我們只是想看一看，了解亞特蘭提斯曾經的模樣。」

柏拉圖上前一步，語氣平靜而堅定：

「我來自陸地之上，我追尋智慧與秩序。亞特蘭提斯的存在，是警示，也是學問的寶庫。我願尊重這裡的一切，並將它的教訓帶回人間。」

黑影沉默片刻，波紋隨之擴散，彷彿在感應他們的誠意。

德謨克利特微微點頭，悄聲說：

「看來，它並非敵意，而是在測量你們的心。」

守護者的身形微微縮小，聲音低沉如水：

「智慧之子，你的誠意可證。凡貪婪與傲慢者，不可涉足此地。你們若純心而來，可窺知昔日輝煌，卻須承擔其警示。」

高爾吉亞微笑，手指輕觸石柱：

「原來，沉默本身就是最古老的修辭，它守護的不是財寶，而是理念。」

修昔底德仍然警惕，握緊記錄用的筆：

「一切力量皆有界限，我們的行動需謹慎。即便守護者允許，過失也可能招致災禍。」

黑影緩緩後退，化作水流的影子融入石室角落，淡淡的藍金光芒依舊覆蓋牆面。

小妖拍了拍手，興奮地說：「看吧，它接受了我們！我們可以探索更多！」

柏拉圖深吸一口氣，心中生出新的領悟：

「亞特蘭提斯的守護者，不只是城的防衛者，更是文明智慧的化身。真正的學問，正是尊重與理解，而非強奪。」

眾人開始沿著石室內的廢墟小徑，發現了更多殘存的祭壇、圖書館、天文觀測台。飛碟靜靜停在入口，宛如守護者允許的庇護。

初秋的海光透過水層，映照在殘垣斷壁之上，藍金交織，如同千年前亞特蘭提斯最後的輝煌，再一次在沉寂中閃現。

柏拉圖隨著小妖沿著石室深處前行，四周依舊被幽藍光芒籠罩，宛如海水凝結成穹頂。

飛碟停在入口處，靜默守護，像一面鏡子映照著他們的行動。

首先，他們來到一片遺落的圖書館。石架上布滿珊瑚，古卷早已腐朽，但仍有數枚水晶板閃著幽光，上面刻著複雜的幾何圖形與星象軌跡。

柏拉圖蹲下，指尖輕撫，心中暗自思忖：

「亞特蘭提斯人以數學與天文連結天地，追求秩序與和諧。但他們的驕傲使文明沉入海底，這正是理想國的陰影。」

小妖在旁興奮地指著牆壁浮雕：

「看這裡，像不像是…水流與能量的符號？我想他們把自然規律當作神聖，甚至可能與魔法相通！」

德謨克利特蹲下研究石雕，點了點頭：

「真是奇異之處。原子論在此可能已有先驅表現，只是形式不同。」

走過圖書館，他們來到一座圓形祭壇。

祭壇上刻著同心圓與環環漩渦，象徵天地、日月與海洋的循環。

柏拉圖凝視其中，心中涌現哲思：

「這正是人心與宇宙的縮影。文明的興衰，如同潮汐，有其必然循環。亞特蘭提斯的覆滅，既是自然的選擇，也是人心驕傲的警示。」

小妖蹦跳到祭壇之上，指尖輕觸石面，幽光沿著紋路流轉，如水波般擴散。

她笑道：

「看，這些符號還能動！像是海底留下的記憶在和我們說話！」

柏拉圖蹲下，手指輕貼，感受到一種震顫，彷彿時間本身在流動。

他低聲對德謨克利特、修昔底德和高爾吉亞說：

「真正的智慧，不只是紀錄歷史，更是讀懂其沉默。這裡的每一塊石頭，都在講述警示。」

突然，水晶板間發出微光，映照出城市過往的景象：廣場、塔樓、漩渦狀的街道，人群、祭司、學者，交錯於日光與水光之間。

柏拉圖目眩神迷，心中浮現理想國的影子與海底沉城的悲劇交織：

「亞特蘭提斯的智慧與傲慢並存。若人能學會謙卑與尊重，自然與文明便能長存。」

小妖蹲下，將手放在一片殘存的浮雕上，眼睛閃亮：

「我能感覺到他們的思想，像是波浪在心裡跳動。也許我們能把它帶回世界。」

飛碟在入口處微微振動，像在應答。

柏拉圖站起身，望向水面光幕之外的海洋，心中已有決定：

「這趟旅程，不只是探尋沉沒的國度，更是對智慧、力量與謙卑的省思。」

亞特蘭提斯的沉沒，是警示，也是學問的寶庫。」

他回頭看向小妖，笑道：

「感謝你引領我至此。這不只是探險，也是哲學的旅程。」

小妖揮手一笑，飛碟的光芒微微擴散，映照整座廢墟。

幽藍光下，沉睡千年的城市彷彿微微呼吸，海底的沉默再次與人類的心靈對話。

飛碟緩緩升離海底，幽藍光芒漸漸消散，海水恢復流動，波光閃爍。

柏拉圖與德謨克利特、修昔底德、高爾吉亞，以及小妖，靜靜地坐在艙內，回望下方那座沉睡千年的城市。

柏拉圖低聲自語：

「亞特蘭提斯並非單純的傳說，它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人類的智慧、驕傲與脆弱。」

德謨克利特伸手指向遠方海面：

「千年前的沉城，今日我們親見。這證明，宇宙與自然的力量不可小覷，歷史的警示從未遠離。」

高爾吉亞則笑道：

「我想，亞特蘭提斯最大的教訓，不在於它的毀滅，而在於它如何以靜默述說，如何讓每個願意傾聽的人理解力量與謙卑。」

修昔底德沉默良久，終於點頭：

「這場旅程，無論對記錄史事或理解人性，都是無價之經驗。我的文字若能稍表其意，或許能提醒未來世人。」

小妖蹦蹦跳跳，手指在艙內的光台上劃過，海光映照她的笑容：

「看吧，海底的城市也能說話，只要有人願意傾聽。柏拉圖，我們找到了真正的冒險——不只是海底，更是智慧的海洋。」

飛碟滑過夜空，穿越希俄斯上空的月色，最終輕落於山莊林間。

石徑上落葉翻飛，初秋的晚風輕拂，彷彿替沉睡的城市送來祝福。

柏拉圖踏下艙門，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氣。

他看向小妖，眼神堅定而溫和：

「亞特蘭提斯的智慧將留在我們心中。這次旅程教會我，哲學不僅是思索，更是探索未知、理解他者，並以謙卑面對力量與命運。」

德謨克利特、修昔底德與高爾吉亞也紛紛下艙，各自沉思著海底所見的景象與啟示。

小妖將飛碟的舵柄輕輕一放，笑吟吟說：

「若你們願意，下次還可以去更遠的海域。世界太大，冒險永遠不會結束。」

柏拉圖看著夜空，月光如水。他心中明白，亞特蘭提斯的沉沒，是歷史的悲劇，也是智慧的寶庫。

而他們此行，既是奇幻的冒險，也是哲學的啟程。

夕陽已落，海風仍起，希俄斯的山莊被夜色籠罩。

海底的城市仍沉睡，但在這些人的心中，它的光芒已再次閃現。